

由朴正熙想到吳廷琰

美國和東北亞及東南亞的兩悲劇

賴景瑚

南韓總統朴正熙十月廿六日在漢城中央情報局被局長金載圭鎗殺的消息，現雖被伊朗暴亂和世界其他紛擾的新聞所掩蓋；但當時實已震駭了整個自由世界，尤其是與它息息相關的中華民國和與它唇齒相倚的日本。

這個驚險凶惡的慘劇發生了一個多月。北韓居然沒有乘機進攻南韓。南韓的局勢也出乎意料的暫時穩定下來。南韓當局雖已一再發表那些敘述朴氏被刺經過又似欲蓋彌彰的公報；但此案真



吳廷琰主政越南時的西貢總統府上懸吳廷琰巨型照片。

象究竟如何，至今仍然是一個令人撲朔迷離的謎。蘇俄一口咬定金載圭那班兇犯是受美國的嗾使而行刺。美國當局也幾次嚴加駁斥；并且強調它不但沒有介入韓國的內部糾紛，而且事前也沒有收到有關此事的任何情報。有人說這好像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巧辯。

我們既無若何證據可言，自不能相信蘇俄那種近乎「含血噴人」的武斷。可是，那個事變發生前的釜山暴動，以及美國情報官員和韓國不滿份子的不斷接觸，又不能不使一般人有點懷疑那些蛛絲馬跡的線索。

美國現已被伊朗事件弄得頭昏腦脹、手忙腳亂了；我們自不忍再加不近情理的譴責。然而，美國如有自省和自責的雅量，就應該自問它一個自詡領導自由世界的民主國家，何以它的外交及情報人員常常會有不可思議的矛盾言論和起人疑竇的鬼祟行爲。

同時，它更應該自問：它一向以民主、自由、人權及反專政、反獨裁號召天下，何以天下人對它不能發生應有的尊敬和信任；甚至還說它是最不可信賴，且能隨時出賣朋友的盟國。我們這個被它政府一再欺侮的中華民國，便有這

樣的強烈反應；雖然我們深信大多數美國人民還是對我們十分友好的。

由於這次朴正熙的突被刺殺，我就想到十七年前南越總統吳廷琰的突被刺殺。兩國當時的局勢雖各不同；但兩次刺客都是屬於軍方的要員，也都是被刺者的親信；而美國那個「盟友」不但不是韓戰和越戰的要角；而且在兩次凶劇中都被人是刺殺陰謀的主動者。

我們既不能在法律上求得證據，一切只有留待將來歷史的最後判斷。可是，吳廷琰慘案已導致了南越的赤化，高棉及寮國的淪亡，以及整個東南亞的朝不保夕。朴正熙慘案不會引起南韓及整個東北亞的同樣後果呢？一錯再錯的美國當局，會不會以南越為前車，不使那種慘絕人寰的悲劇，再度發生於今日動盪不安的東北亞呢？

十七年前，正當吳廷琰被刺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極沉痛的文章「哀越南并悼吳廷琰」，發表於紐約的華美日報。認為南越必難自保，美國必在東南亞慘敗。當時有人以為我是杞人憂天。這十多年，南越、高棉及寮國的相繼淪亡和東南亞的種種演變證實了我的杞憂，都已不幸而言中，也反映了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慘敗和外交破產。這篇是我那時在極端憤慨中撰寫的；現在重讀一遍，覺得它又可適用於今日對南韓的悲

哀和對朴正熙的悼念。由於北韓的虎視眈眈，南韓的吉凶莫測，和東北亞的動盪不安；我怕歷史重演，更怕美國再來一次倒行逆施的行為。所以我把我那篇預言式的文章摘要轉錄於後，也就是



本文作者（左二）偕夫人（右）訪問韓國板門店由美軍導遊參觀和談會議廳時留影

要大家提高警覺而已。

我知道我寫那篇文章時有點動情感，措詞也嫌偏激；因為我和吳廷琰於一九四九年就在紐約相識，而對他的正義感和愛國反共的精神，又是十分欽佩的。可是我所講的都有事實做根據；也並沒有對美國作過度的苛責。那篇文章的題目是「哀越南并悼吳廷琰」；所以我開宗明義就說：「為甚麼要哀越南呢？拜倫哀希臘是懷古，我哀越南是憫今。今日的越南，內外夾攻，東西對擊，早已成為他人俎上的魚肉，其悲慘其艱難，上百倍於十九世紀的希臘。它受國際共產黨的侵略不可哀；最可哀的乃為它當反共戰爭的緊急關頭，竟為并肩作戰的盟友所遺棄。」

「為甚麼我要敬悼吳廷琰呢？因為九年前，幸有吳氏的崛起，才有獨立自由的南越；才有比較穩定的東南亞。他以赤手空拳的文人，只憑他的愛國熱忱和堅強意志，居然在短時期內抗拒了北越的南侵，肅清了封建餘孽和法國帝國主義的遺毒。如今勝利在望，共產黨已成強弩之末；這位建國元勳竟遭受別有用心者所製造出來的種種誹謗，不死於北越敵人之手，而竟被他一手所提攜的同袍所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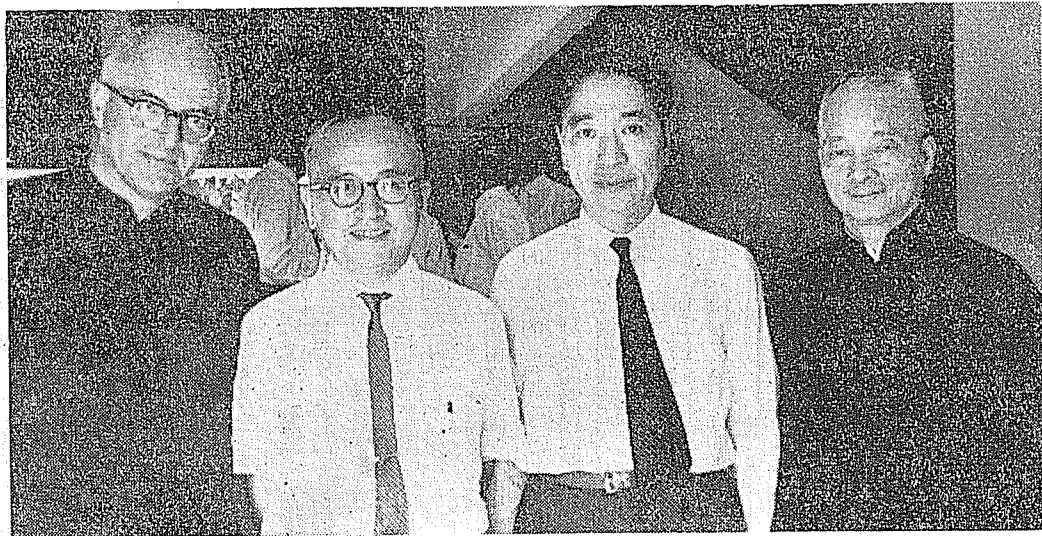
美國的左傾政客和記者，常常吹毛求疵的指出吳廷琰的許多缺點和錯誤。我那時便說對我對吳氏的評判：「吳廷琰這個人既誠實而又勇敢。他有決心、有毅力、艱苦卓絕，敢作敢為。他強烈的愛護祖國、澈底的反對共產主義。這是任何人，包括他的盟友、叛將，甚至他的敵人，也都一致承認的。他所有的缺點和錯誤，遮蓋不了他對越南

，對東南亞，對自由世界的豐功偉績。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他人雖死了，若就工作成果而言，他並沒有失敗。因為，今日在越南，在東南亞，那一點堅強反共的基礎，確實是他一手所奠定的。」

講到美國和南越的關係，我說：「美國給予南越的經援和軍援曾對戰事有貢獻。這自然是事實。可是，如果沒有吳氏堅強的領導，和南越軍民的流血與流汗，我想單靠金錢去勦共，那是絕對不會有今天這樣輝煌戰果的。美國人對同盟國，隨時擺出『用我的錢，就要聽我的話』的面孔。這是蔑視人家的主權和獨立。一個有自尊心和民族精神的國家是絕對不能忍受的。這也是美援政策到處失敗的根本原因。」

寫到這裏，我聯想到那若干年的中美關係，便說：「中國大陸沉淪，構成人類空前悲劇。美國許多直接間接支持中共竊國的那些人，似未絲毫領受那個教訓。他們既已重犯同樣錯誤於南韓，現復變本加厲於南越。這幾年來，美國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和若干新聞記者，咄咄逼人的把吳氏和他所領導的南越政府，多方攻訐，橫施壓迫。甚至陳麗春一個弱女子，也要受到美國當局的歧視和侮辱。吳廷琰吳廷孫被害以後，他們還敢違反國際公法，把一個請求政治庇護的吳廷康，押交新政權去受刑罰。無論對南越言對吳氏一家言，這都是慘無人道，親痛仇痛的事。任何接受美援的國家，聽了，都會胆戰心驚的。」

親痛仇痛這四個字，正足以形容那時自由世界主張正義人道者的情緒。我那篇文章繼續說：「這幾天，南越的美國官員及當地的反吳份子，



父（左）牛若望神父（右）合影。作者（中左）十二年前訪問越南與西貢與袁子健大使（右中）雷鳴遠神

正「胡志明一樣的趾高氣揚，彈冠相慶。合法的政府推翻了，憲法停止了，美援恢復了，新政權已被承認了。美京當局也在高唱反共戰爭的繼續；好像眼中釘已被拔去，從此越共不打自倒，南越天下太平。我們自然希望美國的宣傳句句兌現；那班奉命消滅吳氏一家的騎兵悍將，永遠不再發生爭權奪利的內鬨」。

我痛心於美國對越外交政策的荒謬絕倫，曾在那篇文章裏自承為不識時務者；因為「當美國輿論幾乎一邊倒的譴責吳廷琰的時候，我居然寫這樣斥責美國而又頌揚吳氏的文章；一定有人以為我神經失常。事實上我冷眼觀察十多年來的東南亞，又閱讀有關此次事變前因後果的許多文件，深信神經失常的不是我，而是美國的最高決策人。同時我也不否認：從某一角度言，我是不識時務者。所以，在這是非不明黑白混淆的時候，我一定要辨是非、分黑白，更要說吳廷琰是硬漢、是鬥士、是愛國者、是殉道人、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我實在因為他是中國後裔而炫耀。」

上面提過我因和吳廷琰有一面之緣而對越變起義憤。我也因在抗戰時曾與韓國革命志士有淵源而對韓變甚關切。越韓兩國既在世界地緣政治上佔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我復在近十多年分別訪問過西貢和漢城。我在那些地區可說是實地考察的體驗

了國際共產黨的侵略和自由世界的嚴重危機。

我最感痛心疾首的，就是那個以一國繫天下安危的美國，雖常以領導自由世界自驕，但它這幾十年在國際上的所作所為尤其是在我休戚相關的亞洲，幾乎無一不中國國際共產黨的奸計，也幾乎無一不被國際共產黨打擊的一敗塗地。這是二十世紀一個最大的悲哀。

美國今日自食其果的在伊朗暴亂及能源危機中，深陷左右為難，動輒得咎的窘境。它受盡了伊朗及共產黨集團的侮辱和壓迫。它幾已成爲所有同教國家的公敵。我們可以言罵柯梅尼輩的瘋狂行爲，也可以申斥蘇俄及國際共產黨的挑撥離間。可是美國平日那種趨炎附勢，欺善怕惡的作風，和它不講道德，不重信義的外交政策，實使整個自由世界失望灰心，也造成了它自己四面楚歌的孤立地位。

我們雖因美國和萬惡的中共建交而發生極大的反感，但我們重道義，顧大體，始終認爲美國的立國原則，和它所擁有的資源、科技及軍備，仍爲制裁蘇俄和對抗共產侵略的偉大力量，只要美國人民今後不再讓卡特、尼克森、季辛吉一類低能無恥的小人竊權，而又能選拔道德高尚、智能卓越的領袖當政；美國必可喚回國魂，重振國威，爲世界清除赤禍，爲人類保障和平。

吳廷琰和朴正熙的被刺，如果導致美國人的澈底覺悟，和亞洲人的自尊自強；那麼，他們的壯烈犧牲，不但死有重於泰山；而且也使人類爭民主、爭自由的奮鬥，更一天比一天的接近最後的勝利。（一九七九、十一、卅、台北）